

乐山史志资料丛书

译峨籁

〔明·清〕胡世安编著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编史修志办公室

公元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出版

地址 乐山城内县街30号 电话号码 24278

译 峨 簾 目 录

自序	胡世安 (3)
序	金之俊 (3)
序	陈名夏 (4)
序	陈之遴 (4)
序	王 铎 (5)
序	陈具庆 (6)
序	胡统虞 (6)

卷之一 星野纪 (7)

卷之二 形胜纪 山水 (7)

卷之三 典籍纪 (8)

卷之四 图绘纪 (9)

李 昇 (9) 黄居采 (9)

黄 荃 (9) 程 堂 (9)

高文进 (10)

卷之五 玄览纪 隐逸附 (10)

天真真人 (10) 葛 由 (10)

陆 通 (10) 丁次卿 (10)

瞿君武 (10) 许 轸 (10)

紫阳真人 (10) 宿山图 (10)

孙思邈 (10) 许老翁 (11)

悟 玄 (11) 宋文才 (11)

史通平 (12) 襄 道 (12)

渔 委 (12) 仲子陵 (12)

冯 涓 (12) 胡 份 (12)

杜鹏举 (12) 梁 鼎 (12)

岩下老人 (12)

卷之六 宗镜纪 (12)

普贤菩萨 (12) 宝掌和尚 (12)

阿罗婆多 (13) 惠通和尚 (13)

智者大师 (13) 茂真尊者 (13)

三藏法师 (13) 昌福达道 (13)

赵 州 (13) 黄檗老人 (13)

灵菟和尚 (13) 南泉老人 (13)

洞溪和尚 (13) 白水和尚 (13)

悟顿和尚 (14) 澄照大师 (13)

明果大士 (14) 慧觉禅师 (14)

罗汉和尚 (14) 正性和尚 (14)

维达禅师 (14) 布水岩和尚 (14)

大乘和尚 (14) 黑水和尚 (14)

罗 汉 (14) 东汀和尚 (14)

卷之七 方物纪 (14)

佛现鸟 (14) 阳山鹤 (14)

螻 蛄 (14) 角 鸡 (15)

黄连鸡 (15) 雨道士 (15)

王 母 (15) 连点七 (15)

护花鸟 (15) 桐花凤 (15)

魏 貅 (15) 礼 鼠 (15)

雪 蛆 (15) 普贤钱 (15)

罗汉菜 (15) 罗汉松 (15)

佛头青 (15) 竹 柏 (15)

莎罗花 (15) 木莲花 (15)

峨山茶 (16) 壁豆草 (16)

龙 竹 (16) 千岁竹 (16)

月 竹 (16) 对青竹 (16)

石 瓜 (16) 紫荷车 (16)

黄 精 (16) 东风菜 (16)

菩萨石 (16) 峨眉松 (16)

卷之八 道里纪 (16)

卷之九 文翰纪 (22)

王羲之：与谢安书 与周益州书 (22)

酈道元：水经注片断 (22)

程建用：与苏子瞻书 (22)

无名氏：峨眉图跋 (23)

熊 过：息心所颂 (23)

曹学佺：辛丑游峨记 (23)

卷之十 诗歌纪 (24)

冯时行诗三首(瞻峨楼、双溪

桥、牛心寺) (24)

范成大诗一首(初入大峨) (24)

方孝孺诗一首(虎渡溪) (25)

胡世安诗九首(纪梦游、和陈实

庵同年续峨游梦八首) (25)

陈于鼎诗八首(峨游梦八首) (26)

解缙诗一首(题峨眉山图) (26)

杨慎余承勋联句(峨眉) (26)

杨慎诗七首(归云寺二首、

神水、歌凤台、呼应庵、峰顶、

佛现鸟) (28)

余承勋诗五首(驺鸾篇、西坡寺、

归云寺、中峰寺、峰顶) (28)

赵贞吉诗七首(峨眉山歌、白水

寺、宿初音亭、宿大峨峰顶二

首、题仙人桥、入山) (29)

喻时诗一首(问峨) (29)

陈望诗二首(代峨对、峰顶) (30)

王元正诗一首(和韵) (30)

简霄诗二首(华严寺) (30)

尹觉诗一首(华严寺) (31)

安磐诗二十一首(入山、华严寺

次尹栉亭先生的、归云阁、玉

液泉、宿白水寺二首、雷洞坪

二首、入初殿呈诸公二首、峰

顶、胡孙梯二首、宿峰顶二首、

七宝岩作、下山、真人洞、留别

双飞、代双飞赠别、灵岩寺) (31)

徐文华诗二首(登山、天柱峰) (32)

彭汝实诗二首(西坡寺、牛心寺) (33)

程启充诗二首(雨宿西坡寺、灵

岩寺) (33)

毛起诗一首(圣积寺) (33)

陈于隆诗二首(白水寺、峰顶) (33)

李长春诗二首(宿中峰寺、峰顶) (33)

袁昌祚诗一首(峰顶) (33)

王敕诗一首(双飞桥) (33)

富好礼诗一首(双飞桥) (33)

徐正诗一首(后牛心寺) (33)

孟颜诗一首(白水寺) (34)

彭继作诗一首(峰顶) (34)

黄辉诗一首(峨眉) (34)

张凤翔诗一首(望峨) (34)

陈惟直诗一首(天仙桥) (34)

舒其志诗三首(白水寺、宿卧云

庵、下山) (34)

尹仲诗三首(歌凤台、洪椿

坪、九老洞兼磨烟公) (34)

谢肇玄诗一首(五十三步) (34)

傅良相诗一首(光相台) (34)

戴明说诗二首(读峨眉山纪有咏) (35)

戴王纶诗二首(读峨记) (35)

后记 (35)

译峨纂校注 (36)

校注后记 (36)

[附录一]峨眉山诗歌补辑 (50)

[附录二]诗歌作者简介 (64)

胡世安传记资料 (69)

主要引用参考书籍目录 (72)

译峨纂 乐山史志资料丛书

编著 胡世安

校注 毛西旁

标点 骆坤琪

丛书主编 周文华

责任编辑 毛西旁

编辑 张开文 毛西旁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编史修志办公室翻印

四川省乐山市印刷厂承印 1988年12月出版

译 峨 籁

自序

井研 胡世安 大学士

岁阅己未、甲子、己卯⁽¹⁾，峨游者三，所著汇成帙，题曰《译峨籁》，盖一家言也。每思自有此山，有前余游者，有后余游者。其有目击，不过阴暗之变态，祠寺之废兴。而斯山真面目，不随蓬海三浅⁽²⁾，高明广大，伯仲昆仑，所从来矣。人具手眼，领略各殊，即余三游，且不能比而强同。固知山灵富蕴，资取日新。兹秋季入梦者，更超宿赏。陈子实庵⁽³⁾，津津卧游，至欲竭力笔墨，不令山有遗美。且属余述所已经，此何异逸少⁽⁴⁾，驰想。余不憚纚纚显概，先之以范纪⁽⁵⁾，窃附于逸少今昔之感，又博采兹山艺文及余旧近稿未入前录者，复汇为是帙，集众解以貌峨，以庶几一得，以无负陈子津津卧游之志。忆昔癸酉⁽⁶⁾春，陈明卿先辈过余，叩峨眉之胜，为述移时，促膝竟听，不觉抚掌大叫曰：“奇哉！真宇内大观。君赠我以峨眉，我当酬君以雁宕。”亦述移时。临别，仍订各驱副墨子卿，以助卧游，竟未果。今遂能副实庵之命，笔墨因缘，秘闻有候，亦斯山之有以神诏与？题曰《译峨籁》续集，续之靡穷，不敢薄待，后来更无一得者。

序

松陵 金之俊 太傅大学士

余少时读元道州⁽¹⁾《九嶷山图记》云：当今以九嶷为南岳，以昆仑为西岳。衡华⁽²⁾之辈，听逸者占为山林村居，表作苑囿耳。私心尝窃快此论。九嶷何幸，而得次山开此生面，欲跻之五岳之尊也。今读菊潭胡先生《译峨籁》集，益令人击节称快。为三峨开生面者，其兹集乎。先生曾三游峨山，视王逸少欲游此而终身不果者，其缘何如。三游岁次为己未、甲子、己卯。昨丁亥秋又复作梦游。凡三十年间，足之所履，目之所遇，与夫梦之所接，并三游而四矣。岂犹未足以穷峨之胜，传峨之神哉，而先生未也。有前余游者所得较先，其才华性灵之所装缀，而洗发各为贾奇售异，余何敢信足信目，并信我梦寐，而不求诸古人也。于是搜择唐宋而下诸人之诗之纪，偕先生前后所作，汇成一集，且绘之以图，而命名曰“籁”。是兹集也，不独谱其所可闻，所可见，并其不闻之翬翬乎⁽³⁾，而欲闻之，不见调调刁刁⁽⁴⁾矣，而欲见之者也，而犹恐观者得于疑似恍惚，未必如身在兜罗绵云之表，又从而为之译，使夫疑似者逼真，恍惚者有据，峨山生面至此始尽开矣。噫，三峨之于先生，九嶷之于元公，名山也，文人也，相得益彰，千古一辙也。是为《译峨籁》序。

序

芝山 陈名夏 大学士

予读班氏纪^{〔1〕}，广汉郡南贾滇樊，北近邛笮。汉初文翁^{〔2〕}倡教时，则有司马相如^{〔3〕}、严遵^{〔4〕}、扬雄^{〔5〕}之徒，以文章显天下，彬彬比于齐鲁都会矣，心窃向往之，然未能至焉。又闻峨眉为宗，最远，觥觚峻削，突起天外，云雨之所蔽亏，神仙之所窟宅，金光瑶草，旄牛碧鸡，可以夸世所未有。是以予尤愿徒步而前，一观峨眉之胜。或遇相如、严遵、扬雄之徒，以观其言语文章，然竟未能至，徒想望见之以为神山云。胡菊潭先生居长安，先后游峨眉者三，遂汇唐宋诸公咏什泊石湖范公纪^{〔6〕}，凡有镂刻情状于峨眉者，皆得书，而先生所为诗，各载日月，皆备而书之。又为分画里道，部署名胜，有岌者，峭者，突者，嵒者，虎豹蹲而伏者，蛇虺噬而饮者，曰是山之钻云缢日也。有童童者，有谿谿者，有龙门百尺豫章千寻者，曰是山之真材寿木也。有翼然堂纪者，有豁然衡茅者，有凭虚而凌倒景，凿坯^{〔7〕}而流仙鼎者，曰是山之樊桐悬圃也。有颓唐而绀发青瞳者，有乘鹿而飞弹遨游者，有岩居谷饮而寿至数百岁不死者，曰是山之神明隳郁也。计投汲以万，缘崖以移，炫奇以倚枕襄城之野，孤标以日月避行之上^{〔8〕}。秦人攻战而后属郡邑，汉人文谕而后为天府。凡盗窃名字，皆不能久据此山之胜。胡先生一旦使是山情状尽出于文章，俾不及相如、严遵、扬雄者，皆不得而争先生之所有。噫，亦奇矣。先生不予鄙，辄以咏峨眉纪者示予流览，使予不出户庭而获比于放游名川大山之人。然窃叹予向往不能至者，遇先生晚也。先生有相如、严遵、扬雄之文章，能使予不能至者，如见其人，如见其地。读先生书，其又为今日之班氏乎。先生闻予言而叹曰：“子非蜀人也，而能语蜀山也，曷书以序译游^{〔9〕}。”予何能辞哉！予何能辞哉！

序

海宁 陈之遴 大学士

西蜀诸山，独^{〔1〕}峨眉为奇。然天不生诸通都大邑，而孤峙于绝徼蛮貊之间，七十二君^{〔2〕}燔柴瘞壁所不及。虽历代好游者，多不得登。登矣卒不可得而穷。其文章纪撰，不足以发之，犹不登也，或曰是有待焉。菊潭胡先生登是山者三，必穷其奇，造其极，罔敢率略，以为山灵羞。迨蜀乱滞燕，犹发诸梦寐，携其友宵陟^{〔3〕}焉。既而摭摭旧闻，及身所登降搜讨，葺为一书，若形胜，若道里，若赋咏，以及星躔之所次，典籍之所载，必谨而志之。至于隐逸之已事，神仙佛道之陈迹，下而鸟兽草木之殊怪，而莫能名者，无不书。顾陈子读而感之。古者圣人之德明于上，山川之灵应于下。其诗曰：“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当此之时，山之高且大如岱、华、嵩、恒、霍^{〔4〕}者，莫不度共乃职，上以宣帝力，下以义吾兆民，罔有蔽^{〔5〕}异端以震天下者。及圣道既熄，海内巨镇奥区，往往为僭佞^{〔6〕}覆巢^{〔7〕}者流据而有之，以章其玄虚神异之教，如峨眉少传，人多传二氏。若是者，果天之所乐欤？抑有虞氏^{〔8〕}之世，有苍舒、隙戠^{〔9〕}之

属，不可无化人无择；成汤氏⁽¹⁾之世，有仲虺来朱⁽²⁾之属，不可无雾光，则挺荒遐
载诡异如峨眉者，天之逸山也，亦未为失其职欤？余观季氏名山大川，或仅奉玄玉，陈玄
牡，望祭于燕赵之鄆。况荒遐诡异之峨眉，或以丸泥塞蚕丛⁽³⁾之路，将终古隔绝而不
复可登。然则圣人之德，又何可一日而不及于山川也哉。昔有司马相如作为赋颂及封禅
书，夸大汉业。其后扬子云氏所著述，尤粹然德言，惜无道峨眉者。今千有馀年，菊潭
先生以蜀产起而志之，其文途而指远。后之君子，因是以求乎圣人之德，所以格百神及
河岳者，以弼乃圣，辟而荐诸昊天。峨其能终荒遐诡异，而不与通都大邑诸岳协共乃职
否也，若夫登与勿登，奚有哉？

序

孟津 王 铎 礼部尚书

峨眉山者，造物主持之，予梦中一尤物也。往日见其图，自谓得一登俯焉以为幸，
以发其磊块窘穷沉郁之气。晚年寇戎烽火⁽¹⁾，中间阻绝，又以不得登览为憾。今观菊
潭公纪载之文，批根像末，校络百匝，有衍蕃，无禁材，若俎豆之列几席也。异哉，峨
之据西南也，为中国分界，黏天无壁，盘古⁽²⁾不雪伏羲⁽³⁾之洞，造物者固私之，守以
奇佛、怪彪、龙马，不肯为人耳目近玩。是故，沉溺富贵者自穆其色，往往憎猩猩之
群，不欲与泉壑邻也。人踪寂寥，即宦游于蜀，亦鲜至焉。菊潭好奇山，数登跻斯集，
遑剔险拾，众胜有基，各得其嗣，从奚襄⁽⁴⁾中，携一参天两地⁽⁵⁾之峨眉，而柳子愚溪
钻姆⁽⁶⁾成为臣妾。往喻道光，近食刻新，岂非斯山平生一大幸欤？盖造物之灵奇峭
者，抱蜀⁽⁷⁾付终动于昌原，秘而不以近人，故沉溺富贵，意营志欲，不暇修通坦气⁽⁸⁾，
凝神于寂寞之峡，又安知愚溪、钻姆敢与峨眉争奇胜与否。顾富贵之情，于耳目之近，
无不一一求当意，山心幽趣，大缺无稽，黍黍视为刍狗，况佛彪猩猩龙马，岂乎与狂越等，
噫肯⁽⁹⁾贾脐胜而一登跻焉。纵登跻，无文以大兹山，小言辱理，义数不章，与不游者
何以异乎。噫嘻，峨眉不屑为人耳目玩，而人复不知峨眉为天地一尤物，径欲以合四
柱，揔揔三百轴⁽¹⁰⁾，不让尊于五岳。如此则山亦有磊块窘穷沉郁之气，颠领自伤，岂
独人之得登不得登，有幸不幸，以盘古伏羲来参天两地之物，强桎自负其截辟不屈体，
诡随葱岭雪山遁藏其所，以西羌黎卢相昵处而物属之，不信乎，峨眉亦有幸不幸哉。异
矣，菊潭，董狐⁽¹¹⁾乎。斯山也，岂是山有灵，公之孤峭幽情兆形于心，天人各操半
焉。别乎遑，拾乎险，解纷洪钧，一洗天霆，噫倦倦于古今，以发造化之藏，大昏开
夜，若王父有仍使人几席间一披囊，不必樊神山祭，无不自得于圣水佛光烟云缥缈之外。
意菊潭之府襄，玄化凝神寂寞者自有在耶。何其文所载，各得所嗣，无菟结困滞囿灵乃
尔，足以再辟一峨眉，以争奇于十岳也。披览之余，豁达于心，顿解其性情磊块穷愁沉
郁之气，未见而亲，不往乃来，将来登俯之得不得，又何论欤？然则造物私之，菊潭公
之柳子之文，有以与之争奇。嗟夫，柳能独擅其胜乎？

序

魏郡 陈其庆 翰林学士

菊潭胡先生，蜀井研人也，距峨眉百里而遥，自诸生泊直史馆，凡蹶履而游者三。诸所为诗若文，汇而成帙，题曰《译峨眉》，藏之笥中久矣。丁亥^{〔1〕}秋初，别且十年许，精神所注，辄作梦游。顾同行则太史陈实庵觉而异之。因用陶韵集唐句以示实庵。实庵读之大快，随走笔作五言八首，并付之梓，且祝之曰：“余于峨山梦所不及到，而结想时，不啻到之。子为我标其境，指其事，明悉相询，当再肆力诗篇，以尽大峨之胜。”先生于是发其旧集，广以新收今古艺文，搜采略备。所为道里纪^{〔2〕}，逶迤曲折，缀缉多方。由趾以跻其巅，由趾步以达之百数十里。高卑远迩，不素其程，分合险夷，各殊其状。如珠联玉贯，璀璨骇人；如狐腋雉头，浑成无迹。又如长庚写照，细及颊上三毛，将画师粉本一切都从废掷。今寓内好游者人携一册，即高枕羲皇而闭门合辙，峨山全局仿佛已在胸臆间，又何必三月聚粮，谬自夸跻胜之具也。夫世之为游记者多矣，或数十百言至千数言而止。彼其身之所经行，目之所睹记，尚自不无遗置，以视此洋洋大观，不几小巫神尽哉。乃先生之言曰：“游记之传大都以文章耳。余姑以纪道里，文之工不工何足计。”余曰：“不然，韩昌黎^{〔3〕}作书记，是有意于文章不，而文章之妙固已度越百代矣。欧阳永叔^{〔4〕}曰：‘吾不能为文公书记，文公亦不能为吾《醉翁亭记》。’今试使先生记醉翁亭，余亦未敢预拟。要使昌黎记峨山道里，恐必不能逾此。”请以质之峨山之灵，且将曰：彼夫已气夺华岳矣。峨山之记，宜孤行此集可也。

序

楚西 胡统虞 翰林学士

世有喜登眺者矣，而不必其足之所到，遂能梦遇之而成形，口述之而成文也。亦有图绘山水者矣，而不必其手之所到，遂能搜巨壑之异迹，穷禹封之深窈也。世亦有题咏高千古者矣，而亦不必其兴之所到，遂能使人诵其诗，如登孤峰之巅，读其文，如遇神工鬼斧之幻也。诗之妙者，无过于诗中有画；画之佳者，亦莫过于画中有诗。然以之写一丘一壑则然，至于吮毫而纪千峰万叠之幽，匠心而志摩汉干霄之概。使远如对西城之雪峰，高之若对普贤之光相。珍禽异兽，补《山海》^{〔1〕}之所遗；瀑布飞泉，续《水经》^{〔2〕}之未备。披纪而见唐宋以来文人之胸次；歌诗而悉此山以内过客之风流。则未有如我秀岩夫子^{〔3〕}之续《译峨眉》也。夫子三上峨眉，已与三峨之灵魂梦相接，故山灵亦入梦而告之夫子，又安得不梦回而译之也。夫子曰：“斯山真面目，不随蓬莱海三浅。”夫子可谓善相此山矣。苏子瞻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4〕}。”吾夫子三置身于三峨之中，以穷神工鬼斧之幻；一置身于三峨之外，以传巨灵神禹之奇，可谓亲见峨山真面目矣。昔人谓：至人无梦。统谓梦朝市，梦轩冕，此梦不可有；若使梦山林，梦丘壑，此梦亦不妨有。与其身在朝市轩冕中，作邯郸道上之想，何如一枕曲肱，作山林丘壑之想也哉。是又吾夫子言外之旨也。故为序。

译 峨 籁

卷之一 星 野 纪

常璩^[1]云：西奄^[2]峨嵋，地称天府。其精灵上应井络。《河图括地象》^[3]云：峨嵋上值天井，故多雨潦。占候井明大盛，多风雨；日零，多阴而大风是也^[4]。张子家^[5]《峨山志》谓：峨山在九圆中，下镇梁益，上应鹤首，为南戎之宗，与秦同分。熊南沙过^[6]跋云：志叙分野，既引夹漈^[7]之说，明常璩以为井络者无据矣。其稽两戒^[8]而定峨嵋，以为在井络之南，亦终未能晓然自解于夹漈之疑，而又曰星应典鬼，君子精敏，小人鬼魅^[9]，则疑于口给夸多，自变井络之说矣。余按井络，宫曰巨蟹，辰曰未，方曰西南，在地坤维。值坤，故多文章；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又尚辛香也；峨值西南，物产相符，则井络之说近之。熊跋亦未尽也。

卷之二 形 胜 纪 山 水

峨山高峙西南。按《禹贡》^[1]：梁州山四，岷、嶓、蒙、蒙。西山皆岷；北山皆嶓；南山皆蒙；峨眉之在《禹贡》，则蒙山之首。道家谓：灵陵太妙洞天，佛家谓之胜峰，又谓大光明山。任豫《益州记》：峨眉山在南安县^[2]界，两山相对如峨眉^[3]。张华^[4]《博物志》以为牙门山^[5]也。《华阳国志》：峨眉山，《孔子地图》^[6]言有仙药，汉武帝遣使者祭之，欲致其药，不可得。宋《方輿胜览》^[7]：峨山周匝千里，石麓百一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台五^[8]。凡游大峨眉者，自县胜峰门出，至华严院十五里。前代于峨山创寺六^[9]，光相居山绝顶，为游山之底板；华严居山之前峰，为游山之向导；而白水寺居其中。自白水寺历线径六十里至顶，即普贤示现处，屋皆以板代瓦。今庵寺数十，倍于昔矣。《山海西经》：皇人之山，皇水出焉；又有中皇、西皇之山。按《峨眉图经》：皇人、中皇、西皇之山即所谓三峨矣。《通志》^[10]：中国山有两戒，岷为北戎之宗，峨为南戎之宗，其脉皆发自昆仑。《稽神枢》云：句曲洞天，西通峨眉，皆大道也。其间有小径杂路，阡陌抄会，非止一处。《碑目》^[11]

云：峨眉山普贤殿筒板，宋太宗书：“天皇真人¹²论道之地，楚狂接舆¹³隐迹之乡。”

《水经注》¹⁴：峨眉山有濬水，即大渡水也。发蒙溪¹⁵，东南流与泯水合，径汶江道。许慎¹⁶云：泯水¹⁷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又东合于江，则泯水之源不从江出。今就本山细考，亦有多派，一从峰顶并结泉下圣水坪，会合本山各涧水及白龙池以下诸水，俱至弓背山分水岭。其山以上，众水由弓背右逆行；而西山以下，众水由弓背左顺行而东。逆行一支至藏坪下山，经高涧子、火石溪、雪水沱，至洪雅县之花溪出口入雅河；下流皆向山后，不在本县境内。其顺行各支：一从弓背山后小鱼洞山鱼洞内发源，其水深黑，洊数坎为黑水河¹⁸。一从雷洞坪至万年寺双飞桥左出。一从九老洞至洪梅坪后牛心寺双飞桥右出。两水交合牛心石，出洞至回龙山与黑水合。一从大峨石万定桥下折落溪，反过中峰寺前，至回龙山尾与黑白众水合，同出龙门洞。直洞对山，一水自石岩中迸源，气若白虹，相传由洪雅连山而来，下转龙门坝至沉犀坝，绕县左大佛寺下流，俱出本山之左。一从睹佛台下盘龙寺发源，一从黄茅岗发源，由佛到寺、棋盘寺至卷腰石合流。一从七里岗发源，由角子底、苦竹岗而下，又前有进水洞，当涨时，山溪众流，皆能纳入，不知底止。及水涸，复从洞内徐溢出，沿溪下折入地袱流，又数里许，有出水洞，洞口汨汨外喷。每岁初夏，率多异鳞随水出，味极佳。此水至灵岩寺与卷腰石水合，同出高桥、猪肝洞、杨镇场、谢家渡口下流。一从山麓出，渐成大溪。又右一溪自小天池以东，左一溪自黄茅岗以北，至罗目度县之上，三溪合而为罗目江下流。一从归化、牛旋堡至太平墩，合平夷众流出中镇、铜山、沫东¹⁹下流。一从灵岩寺右大鱼洞山鱼洞内发源，其水冬温夏凉，莫测远近，中多鱼，味甚美，东流为冷水河。一从新开寺转罗汉寺至香岩寺入程家河，下彭家港，左通虹溪桥。一从高洞内发源，由华严寺、解脱桥、凉风洞、伏虎寺、圣积寺，右通虹溪桥。二水合而下流，皆出本山左及本山前，此内水之大较也。至内外衣带，如青衣水发源庐山徽外，绕青衣县西流，经南安境内。沫水发源大渡河，东流经蒙山至罗目东南入龙游旧县²⁰界，二水合流。又罗目东北五十里夷惜水，源出夔州界，中有嘉鱼长三尺，每年二月随水而下，八月逆水而上。又天津水在山之西南，出徽外，入沫水。又符文水衍黑白水而成其名。至数大水中，更多支派，不胜疏名。荡荡乎驰九折之洪涛，回五岫之蹇涉，总宗峨眉为谷王，盖不独山与昆仑伯仲，而水亦与星宿并源矣。

卷之三 典籍纪

《兴废记》云：天皇真人《九仙经》¹一卷，黄帝留峨眉山石壁，汉武帝时得之，大中²初尝崇绝。《飞玄羽经》曰：峨眉之山，金台之室，《飞玄羽经》秘其

内。《云笈七签》¹⁵：峨眉山东洞中石室，户枢刻石书字：“郡侯引日精，结邻致月神，得道处上宫，位称大丈夫。”凡二十字，不解其意义是何等事。如此仙人，不见其篇目者多矣。又太无晨中君，刊三十九字经于峨眉山中。《洞宫玉户》曰：太无在洞景之表，太素在幽玄之上，九宫列金门于太素之表，升楼咨七重于太无之庭，乃三元君所游也。又东海小童、四极真人、西域王君，封八道¹⁶命筑于峨眉山西石室中，万劫一传，有玄名帝简紫字青宫玉签之文。千年之内，听得三传，上学不得此文，虚困山林，终不得道。

《神仙传》¹⁷：阴长生¹⁸裂黄表写《升经》四通，其一通以黄金之简刻而书之，封以白银之函，置蜀缙山¹⁹。其文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采乎餐食之前，用火火化之后。成汤自上而临下，夸父²⁰虚中而见受。气应朝光，功参夜漏。白葵聚而雪惭，黄酥凝而金醪。转制不已，神超鬼骖。金与玉与，天年上寿。无著于文，诀之在口。《峨眉传》云：元肇自然，万化太悠。黄中渐理，纯精孰收。坤厚载象，沆瀣成沓。吹嘘二无，隐括四游。匠成草昧，回旋沉浮。滉漾渊微，寥廓云流。辰极上升，幽谷下留。玉石不刚，湛露不萎。金母²¹敛容，君子好逑。鼓冶亿类，吐纳六周。木公初凝，雕鹄在洲。范铸两仪，胞胎玄牝。光如日曜，迅乎电驰。候炼景逝，颉颃星游。是日下还，只此升丘。舒阐茶坐²²，磐策灵州。太空远翮，藕络岂因。闾阖困羽，罗钭不由。洞天皓朗，炉鞴经状。此即孙真人思邈²³所书。

宋吕勤²⁴为嘉州守，命张开²⁵修《峨眉志》。晁氏²⁶曰：张开撰《峨眉志》三卷。吕勤命开考图经及传记石刻，编辑成书，析为十四门。宋白²⁷、吴中复²⁸诗文附于后。《宋史》：新编《峨眉山记》一卷，次在卢鸿下。按：熊南沙过志跋：近又有张子家《峨山志》。

卷之四 图 绘 纪

牛心寺唐画罗汉，见范纪²⁹。

《嘉州志》：楚狂接舆像，古绘于三峨馆歌风台中。

《益州画录》³⁰：李昇³¹山水之妙，每含毫就素³²，必有新奇，《青城山图》、《峨眉山图》，好事者得之，为箱篋珍。

大圣慈寺³³罗汉阁上，有峨眉、青城、罗浮、雾中四山图四堵³⁴，中和³⁵年间画，不记姓名。

黄居寀³⁶，蜀人，当淮南通好³⁷日，命与父筌³⁸同时画《青城山》、《峨眉山》、《暮山》、《秋山》各图，用荅国信。

《画继》³⁹：眉人程堂⁴⁰字公明，尝登峨眉山，见菩萨竹有结花于节外枝者，

草密如囊，即写于中峰乾明寺僧壁，宛有生趣。

《画评》^[13]：蜀人高文进^[14]于相国寺后门里东西两壁画五台、峨眉、文殊，晋贤变相，宋太宗嘉其能，待诏。

卷之五 玄览纪 隐逸附

《五符经》云：皇人在峨眉山东北绝岩之下，苍玉为屋，黄帝往受真一五牙之法。

《三皇经》亦云然。《路史》曰^[15]：秦一氏是为真人，开图挺纪，执大同之制，调大鸿之气，正神明之位者也。其秦一之书，言黄帝谒峨眉，见天真真人，拜求玉堂三一之道。《真文经》云：昔天真真人于峨眉山中告黄帝以治身治国之道。《元气论》云：黄帝至峨眉，求道于真人。真人问所得者，凡一千二百事。乃曰：子所得皆末事也，子欲长生，三一当明。夫三一者，乃上皇黄箓之首篇也，能知之者，万祸不能干矣。《神仙传拾遗》：峨眉山人仙万余人，自真人统领，置官府，分曹属，以度于人。

《列仙传》^[16]：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时，尝刻木为羊卖之。一日骑羊入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至缙山。缙山在峨山西南，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故里谚曰：“得缙山一桃，虽不得仙，亦足以豪。”

《列仙传》：陆通者，楚狂接舆也，好养生，食糞卢木实及芫菁子，游诸名山，住蜀峨眉，土人世世见之，历数百年也。费士戡^[17]《歌凤台记》云：按皇甫谧《高士传》^[18]、葛洪《神仙传》、宋刘孝标《世说》注^[19]，皆以接舆避楚入蜀，隐于峨眉，不知所终也。

《列仙传》：丁次卿欲还峨眉，语主人丁氏云：当相为作漆，以罌十枚，盛水覆口，从次唾之，百日乃发，皆成漆也。

《寰宇记》^[20]：翟君武^[21]，字鹤子，后汉魏为人，入峨眉四十一年，得仙，乘白龙还家，于平岗治白日上升。

《神仙传》：许碯^[22]自称高阳人，周游五岳名山洞府，到处于石岩峭壁人不及所题云：“许碯自峨眉寻候月子到此。”

紫阳真人，姓周讳义山，字季通，汝阴人也，汉丞相勃^[23]之七世孙。登峨眉入空洞金府，遇宁先生，受大丹隐书八卷十诀。退登峨山，遇阴先生，受《九赤班符》。又退登鹤鸣山，遇阳安君，受《金液丹经》、《九鼎神丹图》。

《神仙传》：宿山图，陇西人，采药于峨山之陇宁山，服之仙去。

《酉阳杂俎》^[24]：玄宗幸蜀，梦孙思邈乞武都雄黄，乃命中使背雄黄十斤，送至峨眉山顶上。中使上山未半，见一人幅巾披褐，须髯皓白，二童青衣九髻夹侍立屏风侧，以手指大石曰：“可致药于此，上有表景上皇帝。”中使视石上，朱书百餘字，遂录

之，随写随灭，写毕，石上无复字矣。须臾，白气漫起，因忽不见。

《仙传拾遗》¹¹：许老翁者，不知何许人，隐于峨眉山。唐天宝¹²中，益州士曹柳，其妻李氏，姿容绝代。章仇¹³遣柳送物至安戎城三载矣，忽有称裴兵曹者，诱入李氏门，竟强妻之。章仇尝闻李美，亦欲窥观，令夫人设筵邀会。李盛服将行，裴顾谓小仆归开箱，取第三衣来。衣至，异香满室，裴笑谓小仆：“衣服当须尔耶，章仇何知，但恐许老翁知耳。”李谓节度家，章仇见李服色，叹息数四。因借帷以观，知非人间物，失之水火，亦不焚污。因诘问，李具陈本末。使人至裴居处，则不见矣。遂进衣以奏，敕物色许老翁，后从药肆中踪迹之。遣吏往峨眉山，敦请至府。章仇再拜，叩娶李氏是谁？翁曰：“此上元夫人衣库之官，俗情未尽耳。”章仇求谒帝，翁许之，乃引见玄宗，致礼甚恭。既坐问云：“库官有罪，天上知否？”翁云：“已被流作人间一国去矣。”又问：“此衣竟何如？”翁云：“设席施衣于清静之所，当有人来取。”上敕如其言。俄有旋风，卷衣入云。顾瞻间，亦失许翁所在。

《神仙感遇传》¹⁴：僧悟玄，不知何许人。虽寓迹缁褐而潜心术道。每遇洞府必造之。入峨眉山，闻有七十二洞。自雷洞外，诸岩石室连穴之间，无所遗焉。偶憩巨木下，有老叟自下而上，相揖而坐。问所谓，悟玄具述寻访名山灵洞之事。叟曰：“名山大川，皆有洞穴，不知名字，不可辄入。访，须得《洞庭纪岳》诀，经审其所属，定其名宇，约其里数，必知神仙所居与经纪合，然后可游。不然有风雷洞、鬼神洞、地狱洞、龙蛇洞，误入其中，害及性命，求益反损，深可戒也。”悟玄惊骇谢教。因问曰：“今峨眉洞天，定可游乎？”叟曰：“神仙之事，吾不敢多言。但谓洞主，自可闻耳。”悟玄又问：“洞主为谁？”叟曰：“姓张。今在嘉州市门屠肉为事，中年而肥者是也。”语论别去。悟玄至市门求之，张生果在。乃以前事请张谕，无多言，命妻烹肉与玄为饌，以三器与之。玄辞以断荤久。张曰：“游山须得气力，不致饥乏。若不食此，无由得到。”勉之再三。玄不敢拒命，食尽二器求去。张伏地拾一瓦子授之曰：“入山至某峰下，值某洞门有长松，下有回溪，上有峭壁，此天真皇人所居也，以瓦子扣之三十二声，门开则入，每遇门即扣，则神仙之境可到矣。”依教入山，果得洞与所指无异。以瓦子扣之，良久，峭壁中开洞门，高广平稳，可通车马。两面皆青石莹洁，时有悬泉、流渠夹路左右。凡行十余里，又值一门。扣之，复开，大而平阔，往往见天花夹道及禽虫草木之异。人物往来之盛，多是名姝丽人，仙童玉女；时有仙官道士，部伍车骑，憧憧不绝。又遇一门，扣之弥初，瓦片碎尽，门竟不开。久之闻震霆声，疑是山石摧陷，惶惧而出，奔走三五十步，已在洞门外，无复来时景象矣。复访洞主，时经月余，屠肆宛然，而张生已死十餘日。至此，志栖名山，誓求度世，入峨眉，不知所之。

《感遇传》¹⁵：宋文才¹⁶，眉州彭山县人。少年时与乡里数人游峨眉山，已及绝顶，遣其所赏巾履，步求之。去伴稍远，见一老人引之徐行，皆广陌平原，奇花珍木，数百步乃到一宫阙，玉砌琼堂，云楼霞馆，非世人所睹。老人引登露台，顾望群峰，棋列于地，有道士弈棋，青童采药，清渠灌石，灵鹤翔空。文才惊骇，问老人：“此何处？”答曰：“名山小洞，有三十六天。此峨眉洞天，真仙所居第二十三天也。”揖坐之际，有人连呼文才名。老人曰：“同伴相求，未可久住，他年复来可

耳。”命侍童引至门外，与同侣相见，回顾失仙宫所在。同侣云：“相失已半月矣，每日来求，今日乃得相见。”文才具述所遇，众咸异之。

史通平，光武⁽¹⁷⁾时人，自会稽⁽¹⁸⁾来蜀，诣峨眉山，谒天真真人，得授三一之法及五符诀，遂于青神地置茅庐，炼大丹，龙虎成形，饵之。又广以隐德，功满，白日升仙。

汉·龚遂，居蜀之峨眉，放浪不羁。月夜子归啼竹，遂曰：“竹裂，吾可归。”峨眉是夕竹裂，遂遁去。武帝三微不起。

崔委，南羌人，周⁽¹⁹⁾之孙，隐居高尚，李雄⁽²⁰⁾微之不应，逃入峨眉山中。

唐·仲子陵⁽²¹⁾，峨眉人，读书大峨石，遁后苍⁽²²⁾大小《戴礼》⁽²³⁾，以文义自怡，家惟图书及酒数斛而已。

冯涓⁽²⁴⁾，字信之，信都⁽²⁵⁾人，隐商山⁽²⁶⁾，喜峨眉之胜，每岁一游。

胡份，不知何许人，尝隐庐山，李膺弓旌之，逃入峨眉，隐九老洞。

宋·杜鹄举，崇庆人，喜游，尝奉亲孀家，遍访名山，爱峨眉之胜，因家焉。

梁鼎，字凝正，华阳人，入峨山，著《隐书》三卷。

明·岩下老人，不知姓名，宣德⁽²⁷⁾间，自庐山来住峨眉，各岩下每一二宿，辄迁他岩，有时微吟，以指画空，人咸以岩下老人呼之。

卷之六 宗 镜 纪

《楞严经·圆通品》⁽¹⁾：普贤菩萨白佛言：我与恒沙如来为法王子，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根者修普贤行，从我立名，我用心闻，分别众生，所有知见，若于他方恒沙界外，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我于尔时乘六牙象，分身百千，皆至其处，纵捷障深，未得见我。我与其人暗中摩顶，拥护安慰，令其成就。此普贤自唱本因，故《杂花经》云：“普贤于道场开化人天等众，现相海于峨眉山中，密引世人而通菩提觉性心王。菩萨曰：‘西南有山名光明，现有菩萨名贤胜，三千眷属常在其中而演说法。’”

周威烈王⁽²⁾时，有宝掌和尚名千岁，始生时，手掌有印文，来礼普贤，设像供养。尝叹此山曰：“高出五岳，秀甲九州。”汉永平⁽³⁾中，癸亥⁽⁴⁾六月一日，有蒲公采药于云窝，见一鹿，异之，追至绝顶无踪，乃见威光煊赫，紫雾腾涌，联络交辉成光明网，骇然叹曰：“此瑞稀有，非天上耶！”径投西来千岁和尚告之，答曰：“此是普贤祥瑞，于末法中守护如来，相教现相于此，化利一切众生，汝可诵持法二师咒之。”

甲子⁽⁵⁾奔洛阳，参谒二师，具告所见，师曰：“善哉⁽⁶⁾希有，汝等得见普贤，真善知识。昔我世尊，在法华会上，以四法付之，一者为诸佛护念；二者植重德本；三者入正定聚；四者发究⁽⁷⁾一切众生之心。菩萨依本愿而现相于峨眉山也。名峨眉者，昔普

时礼德云比丘时，伫立妙高峰而观此山如初月现，故称峨眉。”

西域圣僧名阿罗婆多尊者，来礼峨眉，而观山水环合，同于西域化城寺地形，依此而建道场，山高无瓦植覆，雨雪寒薄，冻裂不坚，故以木皮盖殿，因名。

惠通和尚，江陵人也。游峨眉望黑水山峰奇异，古有肇公道场，欲诣之，不觉溪水泛阻，自念我欲往而何往耶？偶感一虎至，蹲其旁，通骑之，虎跳过溪流而入华藏寺。

隋·智者大师于龟子石建呼应庵，日游神水，夜宿于斯三年。徐步威仪不缺，内净其心，外净其形⁽⁸⁾。一日入定，内外皆空，出三昧，已见一老人曰：“余从西域护持如来教法，惟愿大师授戒于我。”后师离峨，建道场于玉泉。偶病中，思神水。候见一老人，自称龙王送水至。师曰：“吾有钵盂锡杖寄彼中峰，与俱来，乃可信也。”龙王遂引神水，浮钵杖自玉泉洞口流出。师曰：“为道者可以满尽，使鬼神莫测。如我一思被龙王觑破，吾佛有言，神有五通，罗汉六通，菩萨十通，若不满尽，何以超越鬼神。”神水者，云从西域而来。

隋·茂真尊者，日游呼应峰，夜宿棋盘石，二处古迹见存。

唐·三藏法师自至西域还，至峨眉九老洞，偶值圣尊化一老僧，言方西域所有境界而说偈曰：“付汝般若舟，慈悲度一切。普贤行愿深，广利无边众。”仙人洞右有月仙窟，玄奘⁽⁹⁾法师投经于此。

唐·昌福达道和尚⁽¹⁰⁾，眉州人，初参晦机，回峨眉住华严寺。僧问：“普贤如何驾石船？”答曰：“师是这个亘古亘今。”

赵州礼峨眉于放光台⁽¹¹⁾，不登宝塔顶。僧问和尚云：“何不到至极处？”州云：“三界之高，祥定可入。西方之旷，一念而至。惟有普贤，法界无边。”

黄檗⁽¹²⁾老人礼峨眉至睹佛台，雾气澄霁，曰：“云何不见？”僧问：“不见什么？”檗云：“不见普贤。”

南泉老人礼峨眉，见白云紫光曰：“还有这点雾气⁽¹³⁾。”僧问和尚：“是那一点？”泉云：“东则东，北则北。”僧便礼拜。

唐·灵觉和尚，成都人，参陕西青峰禅师，回峨眉住灵岩寺。僧问：“如何是诸佛出身处？”曰：“出处⁽¹⁴⁾非干佛，春来草自青。”又问：“碌碌地时如何？”曰：“试进一步看。”僧曰：“不知前进处。”师曰：“步步踏着。”峨眉古佛坪下有贤胜窟，是其悟道处。

唐·白水和尚，初参夹山善会禅师，回峨眉居白水庵。僧问：“如何是西来大意？”曰：“四溟无窟宅，一滴润乾坤。”又问：“曹溪一路，合谭何事？”曰：“涧松千载鹤来聚，月中香桂凤凰归。”

唐·洞溪⁽¹⁵⁾和尚初参乐普，曰：“月树无根枝覆荫。”普曰：“森罗秀处，事不相依；瀑水千流，孤峰各异。”师有省，一日普问曰：“为甚么被地吞去也？”师曰：“几度和关拈不出。”持锡便行。普曰：“善哉，去一普贤。”回峨眉观音寺居。

唐·澄照大师初参投子，回蜀住白水寺。每日六时朝礼普贤大士。僧问：“诸佛有难向火焰里藏身。衲僧有难，向甚么处？”师曰：“水晶石上起波文，大地衲僧都在里许。”又问云：“何是初生月？”曰：“大半人不见。”

七宝台下有金剛窟，始悟頓和尚，宋初時于此入淨土三昧，后出定，已演大弥陀，經西方境界，如對目前。

慧覺禪師初參夢山，便為所難，到法堂上自嘆云：“我在西川峨眉山脚下，拾得一枝蓬蒿箭，擬拔亂天下。今日到這裏，方折箭盡去也，休休。”后還蟠龍寺住。

中峰寺明果大士化道于此，《叢集論》云：明果資州人，自幼出家于龍游山，后居峨眉山中峰寺。

正性和尚住華嚴寺，前朝古殿一所，重修之，以旛篆結頂，至今呼云篆殿。

罗汉和尚初參香林澄遠禪師，回峨眉延福院右邊住一小洞，常現祥定。僧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曰：“井中紅站，日里浮濕。”曰：“如何領會？”師曰：“遙指扶桑日那邊。”曰：“如何是罗汉境界？”師曰：“地連香積水，門對勝峰山。”曰：“既是罗汉，為甚么被人轉動？”師曰：“換却眼睛，轉却額髯。”

布水岩和尚⁽¹⁾，昔參曹山，問：“宝剑未磨時如何？”曰：“割不得。”問：“磨后如何？”曰：“触不得。”又問：“西來大意？”曰：“一步踏著火光飛。”于此有省，回峨眉白岩寺居。

黃龍延達禪師昔參晦菴，回峨眉住光相寺。僧問：“如何是衲？”師曰：“針去線不回。”曰：“如何是衲？”⁽¹⁷⁾師曰：“橫橫四世界，豎豎一乾坤。”曰：“道滿來時如何？”曰：“要羹與羹，要飯與飯。”

黑水和尚⁽¹⁸⁾，本縣人⁽¹⁹⁾，因扎峨眉參黃龍，曰：“雪蘆花時如何？”曰：“猛烈。”又曰：“不猛烈。”黃便打，師有省，自爾契緣。游黑水峰下而居。有人來礼，問和尚尊号，曰：“汝看山峰喚作什么？”

大聚和尚，青神人，初參云門，回峨眉住龍池四面峰，僧問：“如何是胜峰？”曰：“直竿烟霞際。”曰：“向上事何如？”曰：“入地三尺五。”又問佛法大意。曰：“興義門前冬冬鼓。”曰：“學人不会。”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东汀和尚，本縣人⁽²⁰⁾，初參曹山，依峨眉棋盤寺居。僧問：“如何是向去人⁽²¹⁾？”師曰：“石女紡麻⁽²²⁾。”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扇車关棧良計斷⁽²³⁾。”

《玉壺清話》⁽²⁴⁾：太平興國⁽²⁵⁾七年，嘉州通判王褒奏：往峨眉山提点白水寺，忽見光相寺西面瓦屋山上皆變金色，有丈六金身。次日午間，有罗汉二尊空中行坐入紫色云中。

卷之七 方物紀

山巔止佛現鳥與閭山鶴二種，餘鳥俱不能到。万年寺以下，則羽族俱備矣。

有所謂蠟蟻⁽¹⁾者，《蜀都賦》“蠟蟻山栖”是也，如今山鴉，綠色斑，雌色黑，

孟获⁽²⁾激其属反，曰：“官欲蠲犍脑三斗。”即此物。

角鸡大于雉头，有二毛角，好鬥。或云即鹞。

黄连鸡⁽³⁾，五彩俱备，类锦鸡，而色更烂然，足黄色，产黄连处有之。

王母⁽⁴⁾状如燕，色紺翠，尾多而长，飞则尾开两旗。杜诗“王母昼下云旗翻”是也。

雨道士⁽⁵⁾，亦鸟名，鸣则天雨。

连点七，山溪有之，或曰即鹞。有僧问洪杲：“如何是连点七？”杲云：“屈指数不及，地上无踪迹。”

《益州方物略》⁽⁶⁾：护花鸟，青城峨眉间往往有之。至春则啼，其音若云“无偷花果”，仿佛人言。赞曰：茜首黑裳，黄皎其羽，厥鸣嚶嚶，若禁若护。名而不情，益者犹惧。

邑志，弓背山桐梓坡产桐花凤。按《朝野金载》⁽⁷⁾，彭蜀间有此鸟，如指大，五色备具，其冠似凤，食桐花，每花放即来，花落不知所之。

貔貅，自木皮殿以上林间有之。形类犬，黄质白章，鹿鬣，迟钝，见人不惊，群犬常侮之，声司司似念陀佛，能援树，食杉松颇并实，夜卧高蒿上。古老传：名皮裘，⁽⁸⁾纪游者易以貔貅。此兽却不猛，两存以备考。

礼鼠，形似鼯，毛色深黑，驯扰杀人，投以果实，则前两足捧之立啖，若拱揖然。僧云：间入厨中捕鼠。

《嘉祐杂志》⁽⁹⁾：峨眉雪姐⁽¹⁰⁾，治内热。陆游云：亦产茂州雪山巖谷中，雪时得之，能蠕动，雪消姐亦消。《益部谈资》⁽¹¹⁾云：雪姐产峨眉深涧，形如蠕而无刺，肥白长五六寸⁽¹²⁾，腹中惟水，身能伸缩，取食需在旦夕，否则化矣。

普贤线，树上苔须蔓引而成，长数尺。或言：深谷有寻丈者。

《方物略》⁽¹³⁾曰：仙人绦，与苔同种，生岩阴石隈，多鲜翠，长二三尺，丛垂若绦，即此物。赞曰：附阳而生，垂若文绦。大概苔类，土石所交。

罗汉菜，叶如豆苗。

罗汉松，结实颇肖。又名塔松，重结，亭亭似塔。

佛头青，其树叶碧翠异常，生峰顶者，尤具光彩。

《方物略》：竹柏生峨眉山，叶繁长而菲似竹然，其榦大抵类柏而亭亭直。赞曰：叶与竹类，致理如柏。以状得名，亭亭修直。

《方物略》：莎罗花⁽¹⁴⁾，生峨眉山中，数花⁽¹⁵⁾合房，春开，叶在表，花在中，根不可移，故不得为玩。赞曰：聚花共房⁽¹⁶⁾，叶附花外⁽¹⁷⁾，根不得徙，见佛慈世。

《方物略》：木莲花，生峨眉山谷，状似芙蓉，香亦类之。木榦，花夏开，枝条茂蔚，不为园圃所蔚。赞曰：花秀颖壮，状若芙蕖。不实而荣，藐藐其敷。按《酉阳杂俎》及《老学庵》⁽¹⁸⁾所載：忠州鸣玉溪，临邛白鹤山寺亦产，俱有。白乐天诗题云：

“木莲花生巴峡山谷间。巴民亦呼为黄心树，大者高五丈，涉冬不凋；身如青杨，有白文；叶如桂，厚大无脊；花如莲，香色艳腻皆同，独房蕊有异。四月初始开，自开迨谢，仅二十日。”邓僧云：花坼时，有声如破竹。

《文选》注^[10]：峨山多药，茶尤好，异于天下。今黑水寺后绝顶，产一种茶，味佳，而色一年白一年绿^[11]，间出有常，不知地气所种，何以互更。

壁豆草，产峨山，叶如萤光。

龙竹，根有二角，高节，实中可为杖，游山者多采取之。

千岁竹，生山南绝壁间，盛以竹篮，培以沙石，悬之檐前，即畅茂。夏三月著花，堕以土，则枯死。

月竹^[12]，每月一生，又名普贤竹。

对青竹，产峨山。黄鲁直^[13]云：“闻东南之竹多矣，未闻对青竹也，因作赋。”即此。

石瓜，生峨眉山，树端挺，叶肥滑如冬青，榘似桑，花色浅黄，实长瓣，壳解而子始见，以其形似瓜，故名。煮为液，治痹。

紫荷车，药名。范石湖有诗云：“绿英吐弱线，翠叶抱修茎。矗如青旌节，草中立亭亭。根有却老药，鳞皴发松苓。长生不暇学，聊冀病身轻。”

黄精，峨山产者甚佳。韦应物诗：“灵物出西川，服食采其根。九蒸换凡骨，经著上世言。”云云是也。又宿造游峨诗：“寂寥山寺传舆处，谿落风花到手时。乱石窟中翻素雪，碧云堆里卧青猊。岩窈乌拜珠璣佛，碑阙苔侵冰柱诗。拾得黄精须烂煮，饭依明日上峨眉。”

东风菜，生山谷间，一名断续藤，行者渴，则取汁饮之。

《本草经》：嘉州峨眉山，出菩萨石^[14]，形六棱，锐首，色莹白，明彻若泰山狼牙、上瓠水晶之类。日照之，有五色如佛顶圆光，俗谓菩萨光明所感。

《蜀郡草堂闲话》：雷威^[15]斫琴，多在峨眉、无为、雾中三山。又《益部谈资》：世传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风雷之日，酣饮，著蓑笠，独往峨眉深松中，听其声，连延悠扬者伐之，所以为琴。有爱重者，名以松雪。

按峨眉物产，尚不止此，别纪互见及他山所同者，不具录。

卷之八 道里纪

峨眉县治南出郭，即古胜峰桥，今名儒林桥。稍前，转儒学街，隔石洞，有西坡古刹，溪水萦折，桤柳带绿。过圣宫前，合三山流为泮，澄波千顷，锦乐莲香，亦多雅致。右行对后岭洪范庵；沿本山迂行度凹，则十方院。又里许，华严楼，接大悲庵。再前，兴圣庵，梵舍历落，皆延慈游客邸。又四里许，圣积寺，门对古慈福院，中衡杰然一闾，志载了锡接，以锡淫鬼况，僧至此了绝淫念；俗又叫“老宝”，谓老僧慧宝所创，额颜“峨眉真境”，魏了翁书。自楼而西，有普贤殿。又前，普安桥，旧有普安院、八卦井，今废。